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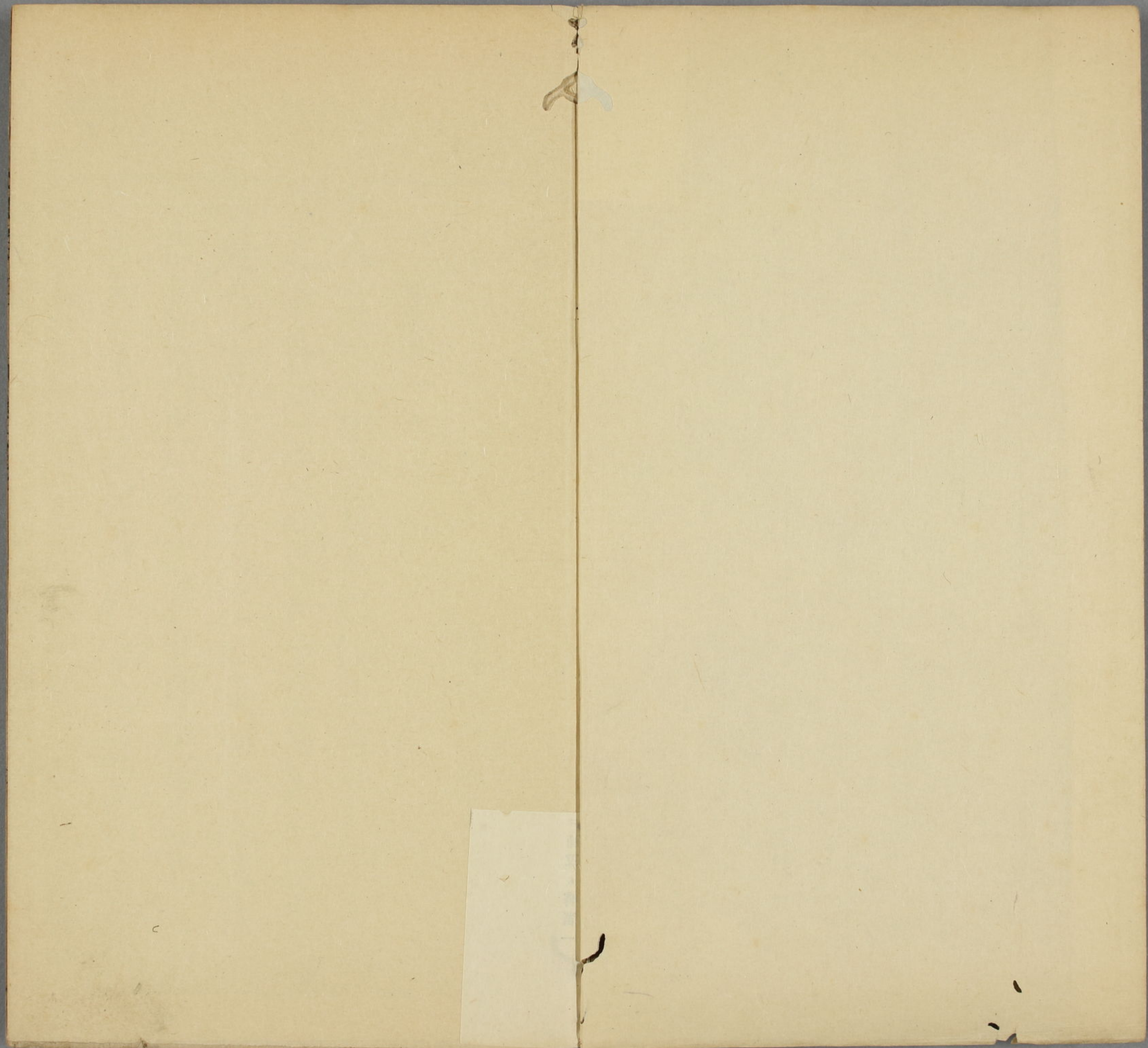
事部一
事部二

五
雜
組

十三
十四

15
1299
7





門 4 5
1299
卷 7

五雜俎卷之十三

陳留謝肇淛著

事部一

昔人云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憤世之言非至當之論也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聖人之心豈適與人殊哉惟不以其道得之故棄之若浼耳後世名高之士平居大言矯枉過正勝於聖人迨其利交勢怵往往不遑寧處而失身濡足爲天下笑蓋其中

昭和十年
二月十四日

王荅系 卷十三
未能自信而特大言以欺人也

死生亦大矣聖人教人未嘗語及死生之故但曰未知生焉知死幽冥一貫蓋難言之矣莊生汪洋自恣至於齊萬物小天地彭殤一致菌椿共年似也然其言曰人而無情安得謂之人其妻死曰是其始也吾安能無慨然卽此兩語則其底裏亦自不與人異矣釋氏雖談空說有然於生死輪迴之際不免拳拳諄復焉纔覺牽星便成障礙不如生老病死時至則行猶爲達者之言也

聖人之貴知命謂安於命不趨利避害也今人之欲知命則求趨利避害也是不謂之知命謂之逆天

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此對子路之言也聖人安土樂天無往不可進退存亡之故知之審矣何必以義命自安始無怨尤哉今之人能以義命自安不求通不諱窮亦可以爲賢矣噫吾未之見也其言能安命者皆憧憧往來無可柰何

而委之命也

世之人有不求富貴利達者乎有衣食已足不願贏餘者乎有素位自守不希進取者乎有不貪生畏死擇利避害者乎有不喜諛惡謗黨同伐異者乎有不上人求勝悅不若已者乎有不媚神諂鬼禁忌求福者乎有不卜筮堪輿行無顧慮者乎有天性孝友不私妻孥者乎有見錢不恡見色不迷者乎有一於此足以稱善士矣吾未之見也

婚而論財其究也夫婦之道喪葬而求福其究也父子之恩絕婦之凌轢其夫者恃於富也子之暴露其父者惑於地也

以才名驕人未有不困者也以富貴驕人未有不敗者也以貧賤驕人未有不取禍者也

富貴驕人多出婦人女子之態才名驕人間亦文士墨客之常惟近世一種山人目不識丁而剽竊時譽傲岸於王公貴人之門使酒罵坐貪財好色武斷健訟及噬負恩使人望而畏之若

山魃木客不敢嚮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高而怙權足以殺身胡惟庸召亨是也才士不
遜足以殺身盧楨徐渭是也積而不散足以殺
身沈秀徐百萬是也恃才妄作足以殺身林章
陸成叔是也異端橫議足以殺身李贄達觀是
也其不然者幸而免耳

一日看除日三年損道心除日今之推升朝報
也其中升沉得喪毀譽公私人情世態畔援歆
羨種種畢具若戀戀於此有終身喪其所守者
豈止三年損道心已耶

晉人戲言云我圖一萬戶侯尚不可得卿乃圖
作佛耶夫萬戶侯誠難求也卽心是佛何遠之
有

以圖果報之念而學佛終無成佛之日矣學佛
者從慧眼入較易

易有太極聖人已自一言道盡矣不須更說無
極也天下事物莫不自無而有此何必言卽天
地亦自無中來也但理須有寄寓如火傳於薪

五齋系 卷十三 四
薪盡則火滅矣謂火非薪亦可謂薪即火亦可
謂薪盡而火存亦可謂薪火相終始亦可不必
更着一語也

老氏道德之旨非煉形求仙之術也而世之學
仙者託之老氏如今之士子讀經書以應科第
而曰此吾儒之教也

今之號爲好學者取科第爲第一義矣立言以
傳後者百無一焉至於脩身行已則絕不爲意
矣可謂倒置之甚然二者殊不相妨生前之富
貴偶然耳俟之可也不必惡而逃之死後之文
章較之功名差爲久遠不可不留意也至於講
明義理孜孜爲善即不必談道講學獨不可使
衾影無媿人稱長者乎若輕佻反覆甘於文人
無行之爲又何足道

貧賤不如富貴俗語也富貴不如貧賤矯語也
貧賤之士奔走衣食妻孥交謫親不及養子不
及教何樂之有惟是田園粗足丘壑可怡水侶
魚蝦山友麋鹿畊雲釣雪誦月吟花同調之友

五齋集 卷十三
兩兩相命食牛之兒戲着邴間或兀坐一室習
靜無營或命駕扶藜留連忘反此之爲樂不減
真仙何尋常富貴之足道乎

人有恒言文章窮而後工非窮之能工也窮則
門庭冷落無車塵馬足之勦事務簡約無簿書
酬應之繁親友斷絕無徵逐游宴之苦生計羞
澁無求田問舍之勞終日閉門兀坐與書爲仇
欲其不工不可得已不獨此也貧文勝富賤文
勝貴冷曹之文勝於要津失路之文勝於登第
不過以本領省而心計閒耳至於聖人拘囚演
易窮厄作經常變如一樂天安土又不當一例
論也

竹樓數間負山臨水踈松脩竹詰屈委蛇恠石
落落不拘位置藏書萬卷其中長几軟榻一香
一茗同心良友間日過從坐卧笑談隨意所適
不營衣食不問米鹽不叙寒暄不言朝市丘壑
涯分於斯極矣

凄風苦雨之夜擁寒燈讀書時聞紙窗外芭蕉

王樂系 卷十三
浙瀝作聲亦殊有致此處理會得過更無不堪
情景

景物悲歡何常之有惟人處之何如耳詩曰風
雨如晦雞鳴不已原是極淒涼物事一經點破
便作佳境彼鬱鬱牢愁出門有碍者卽春花秋
月未嘗一伸眉頭也

讀未曾見之書歷未曾到之山水如獲至寶嘗
異味一段奇快難以語人也

四十從政五十懸車耳目未衰筋力尚健或縱
情山水或沉酣文酒優游卒歲以保天年足矣
今之仕者涉世旣深宦術彌巧桑榆已逼貪得
滋甚干進苟祿不死不休生平未嘗享一日之
樂徒爲僕妾圖輕肥子孫作牛馬耳白樂天所
謂官爵爲他人者有味哉其言之也

宋宗室郡王允良者不喜聲色不近貨利惟以
晝爲夜以夜爲晝日則就寢至暮始興盥櫛衣
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食宴樂達旦始罷人
以爲疾余以爲此驕癖也非疾也吾郡中紈袴

五祭系 卷十三 七
子弟常有日午始興雞鳴始寢者然貧賤之家無之也賢子弟無之也勤以治生者無之也驕奢淫佚反天地之性背陰陽之宜不祥莫大焉然而近數十年始有之也

什一致富者不過市井之行居官自潤者未負貪穢之聲故吾見大賈之起家矣未見污吏之克世也

余嘗見取富室之女者驕奢淫佚頗僻自用動笑夫家之貧務逞華靡窮極奉養以圖勝人一切孝公姑睦妯娌敬師友惠臧獲者槩未有聞曾不數時奩橐俱罄怨天尤人譟擾萬狀或以破家或以亡身其夫雖沾餘沫豐衣美食而舉動受制笑啼不敢至於志慮昏頽意氣沮喪甘爲人下而不辭者未必不由此也

朱子詩傳謂周禮以仲春令會男女而以桃之始華爲婚姻之候此誤也周禮媒氏之職以仲春令會男女司其無夫家者而會之是月也奔者不禁蓋先王制禮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則昏

上經 卷十三
姻之期當在冬末春初而貧賤之家有過期不
得嫁娶者至仲春而極矣故聖人以是時令媒
會合之無使怨女曠夫過是月也其有法令不
及之處私相約而奔者亦不禁奔者非必盡淫
奔也凡六禮不備者皆謂之奔故曰聘則爲妻
奔則爲妾昏期已過卽草率成親亦人情也此
卽詩所謂求我庶士迨其今兮之意也
小慈者大慈之賊也小忠者大奸之托也建白
者亂政之媒也講學者亂德之藪也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性之者也
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鬪習之者也
丹朱不應乏教窳越不聞被箠語其變也

裴晉公有言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有
成功能致身卿相則天也葉若林云後人但令
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
此二語政同黃山谷云四民皆有世業士大夫
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但不可令讀書種
子斷絕噫今之人但知教子弟取富貴耳非真

能教之讀書也夫子弟之賢不肖豈在窮達哉有富貴而隕其家聲者有貧賤而振其世業者未可以目論也

夜讀書不可過子時蓋人當是時諸血歸心一不得睡則血耗而生病矣余嘗見人勤讀有徹夜至嘔血者余嘗笑之古人之讀書明義理也中古之讀書資學問也今人之讀書不過以取科第也而以身殉之不亦惑哉莊子所謂臧穀異業其於亡羊均者此之謂也

今人之教子讀書不過取科第耳其於立身行已不問也故子弟往往有登臚仕而貪虐恣睢者彼其心以爲幼之受苦楚政爲今日耳志得意滿不快其欲不止也噫非獨今也韓文公有道之士也訓子之詩有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之句而俗詩之勸世者又有書中自有黃金屋等語語愈俚而見愈陋矣余友王粹夫自祖父以來三世教子惟以不妄語爲訓可謂有超世之識也已

五帝經 卷十三
人能捐百萬錢嫁女而不肯捐十萬錢教子寧
盡一生之力求利不肯輟半生之功讀書寧竭
貲財以媚權貴不肯捨些微以濟貧乏此天下
之通惑也

素位而行聖人之道也以進爲退老氏之術也
然聖人亦是退一步法易經一書每到盛滿便
思悔吝故曰日中則昃月中則食天地盈虛與
時消息但聖人灼見事理定當如此至老氏曰
將欲取之必故予之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及知

白守黑知雄守雌等語則是有心求進而姑爲
是以伺人未免有鷲鳥將擊必匿其形之意矣
故太史公謂申韓原於道德亦千古卓識也
名利不如閒世人常語也然所謂閒者不徇利
不求名澹然無營俯仰自足之謂也而閒之中
可以進德可以立言可以了死生之故可以通
萬物之理所謂終日乾乾欲及時也今人以宮
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厭梁肉身薄紈綺通宵歌
舞之場半晝牀第之上以爲閒也而脩身行已

好學齊家之事一切付之醉夢中此是天地間
一蠢物何名利不如之有

訛言之興自古有之但平治之世則較少爾周
末之詩曰民之訛言曾莫之懲然不知當時所
訛者何事至漢晉時始有爲東王公行籌之說
又唐時有訛言官遣張張殺人取心肝以祭天
狗者又有訛言毛人食人心者有謂狹母鬼夜
入人家者宋元時有訛言取童男童女製藥者
國朝間亦有之然竟不知其所由起也至於黑

青馬騮精之類似訛而實有恠妖言童謡無意
矢言事後多驗如壓弧箕服之屬又非訛矣

今朝野中忽有一番議論一人倡之千萬人和
之舉國之人奔走若狂翻覆天地變亂白黑此
之爲訛言蓋不但烏頭白馬生角已也

宋林存爲賈似道所擯道死於漳漳有富民蓄
油粘木甚佳林氏子弟求之價高不可得因撫
其木曰收取收取待賈丞相用無何似道謫至
漳死於鄭虎臣手郡守其門人也與之經營竟

得此木以殮孰謂天道無知哉

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故倉頡作書而鬼夜哭聖人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使民得操知之權則安用聖人爲矣

今人動稱陽春白雪爲寡和蓋自唐人詩已誤用之矣宋玉本文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之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則寡和者流徵之曲非陽春之曲也且云客有歌於郢中者亦非郢人自歌也

宋人有迂濶可笑者徐仲車父名石終身不踐石行遇橋則使人負之而過陳烈昂蔡君謨之喪及其門首率諸弟子匍匐而進或問之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故耳夫徐幸生江北使在江南則終身無出門之日陳幸生江南使在江北則當墜污泥溝澮中矣腐儒不通乃至於此唐道人侯道華性好子史手不釋卷或問安用此爲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明金陵唐詩慕道煉丹有道流勸之出家入山者唐曰家有老母

五經編 卷十三
世間無不孝神仙此一語可謂的對亦可謂求道之格言也今人無慧業無至性而強欲出世難矣

晉汲桑當盛暑重裘累茵使人扇之恚不清涼而斬扇者宋党進當大雪擁紅爐酌酒醉飽汗出捫腹徐行曰天氣不正天下之事何嘗無對哉

夢之無關於吉凶也審矣今兒童俗語皆謂誕妄之言曰說夢言其的非真也乃周禮特爲設占夢之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然爲王者而設猶之可也季文聘王夢羣臣庶人獻吉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不亦太兒戲乎天下之廣億兆之衆使盡獻其吉夢太人不勝占而王亦不勝拜也臣民吉夢於王何與而王拜之此真癡人前說夢耳此書蓋見詩人有熊羆旒旟之語而傳會見牧人之有夢遂以爲獻夢於王也不知詩之所味皆祝贊稱願之詞豈真熊羆虺蛇一時而同入夢哉

此又夢中說夢矣

今人見紀載中所紀之夢多驗如良弼九齡射
日生蘭之類遂以爲古人重夢也夫人無日不
夢驗者止此則不驗者不可勝數矣况多出於
附會而不足憑耶孔子大聖也少時欲行道則
夢見周公及老而衰遂不復夢則夫子少時之
夢亦不驗矣蓋人有六夢惟正夢可占吉凶其
它噩夢思夢寤夢喜夢懼夢皆意有所感而魂
不寧想像成境非真夢也余最不信夢乃一生
吉凶禍福並無一夢故知其不足憑也

程正叔渡江中流風浪忽起怡然不動有之與薪
人問之曰公是舍後如此達後如此程異而欲
與之言則已去矣夫舍者輕性命死生若飲非
告子是也達者齊脩短得喪若漆園子桑戶是
也舍直是勇往不顧達則有見解矣舍者未必
達達者自可舍渡江中流而風浪作縱欲不舍
逃將安之謝太傅與桓宣武會稽王會於溧江
狂風忽起波浪鼓湧諸人有懼色惟謝怡然自

五經集註 卷十三
若頃間風止桓問之謝徐笑曰何有三才同盡
理此達者之言也天道不可知即使一日同盡
亦豈懼所能免乎惟聖人之言曰生寄也死歸
也余何憂於龍哉此知命委化之言而達與舍
俱盡之矣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人自取之爾夫寢
處不時飲食不節使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
位而上忤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
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
之此三者者非造物之舛也今之人貪色徇利
冒險求利而不終其天年往往委於命豈知命
者哉

好利之人多於好色好色之人多於好酒好酒
之人多於好奕好奕之人多於好書

好書之人有二病其一淫慕時名徒爲架上觀
美牙籤錦軸裝潢銜曜驪牝之外一切不知謂
之無書可也其一廣收遠括畢盡心力但圖多
蓄不專討論徒宛灰塵半束高閣謂之書肆可

也其一博學多識矻矻窮年而慧眼短淺難以自運記誦如流寸觚莫展視之肉食面墻誠有聞矣其於沒世無聞均也夫知而能好好而能運古人猶難之況今日乎

其有不事蒐獵造語精進者此是天才抑由夙慧然南山之木不揉自直磨而礱之其入不益深乎高才之士多坐廢學良可惜也

宋人多善藏書如鄭夾漈臬公武李易安尤延之王伯厚馬端臨等皆手自校讎分類精當又有田偉者爲江陵尉作博古堂藏書至七萬五千餘卷黃魯直謂吾嘗校中秘書及遍遊江南名士圖書之富未有及田氏者而名不甚章惜夫

俗語謂京師有二不稱謂光祿寺茶湯武庫司刀鎗太醫院藥方余謂尚不止於三者如欽天監之推卜中書科之字法國子監之人材太倉之蓄積皆大舛訛可笑而內秘書之藏不及萬卷寥寥散逸卷帙淆亂徒以飽鼠蟬之腹入胠

五經總目 卷之三
篋之手此亦古今所無之事也

余嘗獲觀中秘之藏其不及外人藏書家遠甚
但有宋集五十餘種皆宋刻本精工完美而日
月不及日就滄腐恐百年之外盡成烏有矣胡
元瑞謂欲以三年之力盡括四海之藏而後大
出秘書分命儒臣編摩論次噫談何容易不惟
右文之主不可得卽知重文史者在朝之臣能
有幾人而欲成萬世不刊之典乎內閣書目門
類次第僅付之一二省郎之手其泯淆魚豕不
下矇瞽而不問也何望其它哉

夷堅齊諧小說之祖也雖莊生之寓言不盡誣
也虞初九百僅存其名桓譚新論世無全書至
於鴻烈論衡其言具在則兩漢之筆大略可睹
已晉之世說唐之西陽卓然爲諸家之冠其叙
事文采足見一代典刑非徒備遺忘而已也自
宋以後日新月盛至於近代不勝充棟矣其間
文章之高下旣與世變而筆力之醇樸又以人
分然多識畜德之助君子不廢焉宋錢思公坐

五經總 卷十三
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厠則閱小詞古人之
篤嗜若此故讀書者不博覽稗官諸家如噉梁
肉而棄海錯坐堂皇而廢臺沼也俗亦甚矣
求書之法莫詳於鄭夾漈莫精於胡元瑞後有
作者無以加已近代異書輩出剗剗無遺或故
家之壁藏或好事之帳中或東觀之秘或昭陵
之殉或傳記之哀集或鈔錄之殘賸其間不準
之証阮逸之贗豈能保其必無而毛聚爲裘環
斷成玦亦足寶矣但子集之遺業已不乏而經
史之翼終泯無傳一也漢唐世遠旣云無稽而
宋元名家尚未表章二也好事之珍藏斬而不
宣卒歸蕩子之魚肉天府之秘開嚴而難出卒
飽鼠蠹之饕餮三也具識鑒者厄於財力一失
而不復得當機遇者失於因循坐視而不留心
四也同心而不同調者多享敝帚而盼夜光同
調而不同心者或厭家雞而重野鷺五也故善
藏書者代不數人人不數世至於子孫善鬻者
奪天可得何論讀哉

今天下藏書之家寥寥可數矣王孫則開封陸
桴南昌鬱儀兩家而已開封有萬卷堂書曰庚
戌夏余托友人謝于楚至其所鈔一二種皆不
可得豈秘之耶于楚言其書多在後殿人不得
見亦無守藏之吏塵垢汗漫漸且零落矣南昌
蓋讀書者非徒藏也而卷帙不甚備士庶之家
無逾徐茂吳胡元瑞及吾閩謝伯元者徐胡相
次不祿篋中之藏半作銀盃羽化矣伯元嗜書
至忘寢食而苦貧不能致至餬口之資盡捐以
市墳素家中四壁堆積充棟然常奔走四方不
得肆志繙閱亦闕陷事也

建安楊文敏家藏書甚富裝潢精好經今二百
年若手未觸者余時購其一二有鄭樵通志及
二十一史皆國初時物也余時居艱亟令人
操舟市得之價亦甚廉逾三月而建寧遭陽侯
之變巨室所藏盡蕩爲魚鱉矣此似有神物呵
護之者今二書卽白金索之海內不易得也
胡元瑞書蓋得之金華虞叅政家者虞藏書數

五經系 卷三
萬卷貯之一樓在池中央小木爲筏夜則去之
榜其門曰樓不延客書不借人其後子孫不能
守元瑞噉以重價給令盡室載至凡數巨艦及
至則曰吾貧不能償也復令載歸虞氏子旣失
所望又急於得金反托親識居間減價售之計
所得不十之一也元瑞遂以書雄海內王元美
先生爲作西室山房記然書日竟未出而元瑞
下世矣恐其後又蹈虞氏之轍也

書所以貴宋板者不惟點畫無訛亦且箋刻精
好若法帖然凡宋刻有肥瘦二種肥者字類瘦
者學歐行款踈密任意不一而字勢皆生動箋
古色而極薄不蛀元刻字稍帶行而箋時用竹
視宋紙稍黑矣 國初用薄綿紙若楚滇所造
者其氣色超元匹宋成弘以來漸就苟簡至今
日而醜惡極矣

宋時刻本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
杭刻不足稱矣金陵新安吳興三地剞劂之精
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尋常耳閩建陽有書

坊出書最多而板紙俱最濫惡蓋徒爲射利計非以傳世也大凡書刻急於射利者必不能精蓋不能捐重價故耳近來吳興金陵駸駸蹈此病矣

近時書刻如馮氏詩紀焦氏類林及新安所刻莊駢等本皆極精工不下宋人然亦多費校讎故舛訛絕少吳興凌氏諸刻急於成書射利又慳於倩人編摩其間亥豕相望何恠其然至於水滸西廂琵琶及墨譜墨苑等書反覃精聚神窮極要眇以天巧人工徒爲傳竒耳目之玩亦可惜也

近來閩中稍有學吳刻者然止於吾郡而已能書者不過三五人能梓者亦不過十數人而板苦薄脆久而裂縮字漸失真此閩書受病之源也

內府秘閣所藏書甚寥寥然宋人諸集十九皆宋板也書皆倒摺四周外向故雖遭蟲鼠嚙而中未損但文淵閣制旣庫狹而牖復暗黑抽閱

五經系 卷十三
者必秉炬以登內閣老臣無暇留心及此徒付
筦鑰於中翰涓人之手漸以汨沒良可嘆也吾
鄉葉進卿先生當國時余爲曹郎獲借鈔得一
二種但苦無備書之資又在長安之日淺不能
盡窺東觀之藏殊爲恨恨耳

王元美先生藏書最富二典之外尚有三萬餘
其它卽墓銘朝報積之如山其考覈該博固有
自來汪伯玉卽不爾豈二公之學有博約之分
耶然約須從博中來未有聞見寡陋而藉口獨
泐者新安之識固當少遜瑯琊耳近時則焦弱
侯李本寧二太史皆留心墳素畢世討論非徒
爲書簾者余與二君皆一交臂而失之未得窺
其室家之好也

昭武謝伯元一意蒐羅智力畢盡吾郡徐興公
獨耽竒僻驪牝皆忘合一家架上之藏富侔敵
國矣吾友又有林志尹者家貧爲椽不讀書而
最耽書其於四部篇目皆能成誦每與俱入書
肆中披沙見金觸目卽得人棄我取恣中肯綮

與公數年之藏十七出其目中也

常有人家緗帙簇簇自詫巨富者余托志尹物色之輒曰無有衆咸訝之及再覈視其尋常經史之外不過坊間俗板濫惡文集耳龜羹鴉炙一紙不可得也謂之無有不亦宜乎夫是之謂

知書

春秋以後宇宙無經矣班固以後宇宙無史矣經之失也詞繁而理舛史之失也體駁而事雜故詞以載理理立於詞之先則經學明矣體以著事事明於體之中則史筆振矣疏注不足以翼經而反累經者也實錄不足以爲史而反累史者也

淮陰侯之用兵司馬子長之文章王右將軍之作字皆師心獨矧縱橫變化無不如意亦其天分高絕非學力可到也淮陰驅市人而使之戰囊沙背水拔幟木罌皆人意想所不到之境而卒以成功司馬子長大如帝紀六書小至貨殖刺客龜策日者無不各極其致意之所欲筆必

從之至伯夷屈原諸傳皆無中爲有空外爲色
直游戲三昧耳今之作史旣無包羅千古之見
又無飛揚生動之筆只據朝政家乘少加潤色
叙事惟恐有遺立論惟恐矛盾步步回顧字字
無餘以之諛墓且不堪况稱史哉

班固之不及子長直是天分殊絕其文采學問
固不讓也然史之體裁至扶風而始備譬之兵
家龍門則李廣扶風則程不識耳

史記不可復作矣其故何也史記者子長傲春
秋而爲之迺私家之書藏之名山而非懸之國
門者也故取舍任情筆削如意它人不能贊一
詞焉卽其議論有謬於聖人而詞足以自達意
有所獨主知我罪我皆所不計也至班固劾顰
泚筆已爲人告發召詣秘書令作本紀列傳以
漢臣紀漢事所謂御史在前執法在後者卽有
域外之議欲破拘攣之見已兢兢不保首領是
懼矣司馬溫公作通鑑詳慎久而未成人卽有
飛語謗公謂利得餐錢故爾遲遲公遂急於卒

五經總論 卷十三
業致五代事多潦草繁冗傍觀小人之掣人肘
如此縱有子長之才安所施之太史公與張湯
公孫弘等皆同時人而直書美惡不少貶諱傳
司馬季主而抑賈誼宋忠至無所容封禪書備
言武皇迷惑之狀如此等書今人非惟不能作
亦不敢作也

董狐之筆白刃臨之而不變孫盛陽秋權兇怒
之而不改吳兢之書宰相祈之而不得陳桎之
紀事雷電震其几而不動容如是者可以言史
矣

余嘗爲人作志傳矣一事不備必請益焉一字
未褒必祈改焉不得則私改之耳嘗預脩郡志
矣達官之祖父不人名賢不巳也達官之子孫
不盡傳其祖父不巳也至於廣納苞苴田連阡
陌生負穢名死污齒頰者猶媿媿相勦不置或
遠布置以延譽或強姻戚以祈求或挾以必從
之勢或示以必得之術哀丐不巳請托行之爭
辯不得怒詈繼焉强者明掣其肘弱者暗敗其

事及夫成書之日本來面目十不得其一二矣
嗟夫郡乘若此何有於國史哉此雖子長復生
亦不能善其策也

王荆公作字說一時從風而靡獻諛之輩競爲
注解至比之六經今不復見矣但以介甫之聰
明自用其破碎穿鑿之病固所不免而因之盡
廢其書亦非也凡古人之制字自必有說豈苟
然而成者若以荆公爲非則許氏說文固已先
之矣若不穿鑿附會引援攷實必得古人之意
而止其不可解者闕之卽不敢比六經未可謂
非經之翼也

字有六義指事象形會意者正書也可解者也
諧聲轉注假借者書之變也不必解者如江
之從工海之從每知其聲之相近而已必解其
何以從工何以從每則鑿也天下之事有本淺
者不宜深求之本易者不宜難求之本俗者不
宜文飾之蓋不獨一字說爲然也荆公若知此
意必不壞宋國家矣

鄭夾深六書略凡一萬四千一百三十五字而諧聲者一萬一千三百四十一則諧聲居十分之九矣而欲一一說之可乎

切字有三十六字母相傳司馬溫公作也其中有一音而兩母者如羣溪徹牀等字蓋因平聲有清濁故不得不爲兩母余常謂加一母不如加一聲凡字以五聲切之如通同統痛突之類則凡同母者可以盡廢又切平聲者當分清濁二音如風字宜作方空切今俱作方馮切則逢字也馮字宜作符同切今云符風則豐字也此類甚多蓋俗人但知拘沈約韻漫取韻中一字切之不知施之上去入則可平聲自有一種不可混而爲一也

切字之法余七八歲時一聞卽悟及長以語人有學數年而竟不知者故謂此書在悟者卽爲筌蹄而不悟者何殊嚼蠟廢之可也道書以一卷爲一弓弓音軸今人卽謂之卷非也佛書以一章爲一則又謂一縛縛古絹字亦

五經紉 卷十三
卷字通用耳

今天下讀書不識字者固多而目前尋常之字
誤讀者尤多其於四聲之中上去一聲極易混
淆所以然者童蒙之時授書塾師皆村學究訛
以傳訛及長則一成而不可變士君子作數篇
制義取科第其於經籍十九束之高閣矣誰復
有下帷究心者卽有一二知其非而一傳衆咻
世亦不見信從也故欲究四聲之正者當於子
弟授書之時逐字爲之改正然與世俗不諧駭
人耳目人反以爲侏儻矣如上下動靜等字皆
當從上聲人有不笑之者乎

韓昌黎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
之寫亦足張吾軍夫世豈有不識字而能書者
抑昌黎之所謂識字非世人之泛然記憶已也
漢儒之訓詁極其宏博而獨稱子雲識字至使
四方學者載酒以問此其學豈淺鮮者唐王起
於世間字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數字則識字
良亦不易而昌黎之詩動用僻字古韻至今千

五雜俎 卷三 三
世之下讀之尚不盡識何況阿買也

吳孫休為四子作名字皆取難犯靈字曰蔣

迄寔字曰羿磳字曰昱舉寇褒字曰焚

擁此與八駿圖中商二字相類亦好奇

之過矣唐武后命宗楚后製十二字鑿照西天

峯地乙日田月○星威君忠臣夙除鳳載率年

击止而見它書者又有人鍾證二字南漢劉

巖制龔字為名効輦轉甚余觀餘冬序錄載

宋人有長矮食齋閏穩奎同上休嬲天勒歪終

弄臘妖大岳勤門撮采游夾沒門嚇起韻慣

等字蓋俚俗之談杜撰以成字耳豈六書之正

哉今人俗字有芬和朗歪和垂嬰少擎欽去找

爪幫榜平罕箭芒苦等字然多見之俗牒耳余

觀海篇直音中所載視說文不啻百倍蓋人以

意增減之無非字者恐將來字學從此益淆亂

矣

樂善錄載趙韓王病遣道士上章神以巨牌示

之濃烟罩其上但未有火字趙聞之曰此必秦

王庭美也余按美字從羊從大非火也豈神明亦不識字耶其為後人附會無疑

楊用脩最稱博識亦善杜撰而劉夫人碑中佞迭二字及酒官牌中炙字皆不識余謂古今傳記中難字固亦有限而釋道一藏中恐即徧觀未能盡識至於近代海篇直音偏傍上下類以意增觸而長之無復窮極非六書之正何以能識即識之亦無用也

說文太略而海篇太繁沈約韻書踈漏益多惟當以十二經二十一史合釋道一藏彙而訂之奇而難識者即注見某書一切杜撰者悉去之其於同文之治未必無裨也

余在山東行部沂州有毛陽述檢司懵然不識問胥曹曰音山歸檢字書皆無之因考史中郡

國志有奇字者附於此有慮虎音廬荏平今首為荏

郎音虫題音題初音初執音執却音却郁音郁

鄆音鄆樸音樸行音行訛音訛而困音困

鄆音鄆塾音塾屋音屋至人亦多不識也

五經系 卷三
東軒筆錄載王沂公命王耿按陳絳事至中書
立命進熟進熟不知何物以意度之似是具呈
之義

博古而不通今一病也鉤索奇僻而遺棄經史
二病也孟子之文每一議論必引書或詩以證
之今人爲文旁採謳諺而不知引經是爲無本
之學矣

博學而不能運筆天限之也陸澄劉沓是也高
才而苦無學術人棄之也戴良李賀是也然以
才勝者患其所馳可以陶鑄若徒書厨經庫音
末如之何也已

危弱侯謂今之讀書者不識句讀皆由少年不
經師匠因仍至此其論甚快因舉數事如至大
至剛以直點爾何如講事以度軌等語文義皆
勝舊但李彥平讀禮記一段余未敢從蓋男女
不雜坐自爲句至不同巾櫛爲句不親授自爲
句今似不同屬上句雖無害而巾櫛不親授則
不通矣男女授受不親何獨巾櫛哉至四書九

五經系 卷十三
經中句讀當改易者尚多如卒爲善句士則之
履帝武敏句歆攸介攸止若此之類尚多未易
枚舉也

少時讀書能記憶而苦於無用中年讀書知有
用而患於遺忘故惟有著書一事不惟經自己
手筆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閱簡編遍及幽僻
向所忽略今盡留心敗筭蠹簡皆爲我用始知
藏書之有益而悔向來用功之蹉跎也

余自八九歲卽好觀史書至於亂離戰爭之事
尤喜談之目經數過無不成誦然塾師所授不
過編年節要綱鑑要略而已後乃得史記漢書
及朱子綱目讀之凡三四過然止於是而已最
後得二十一史則已晚矣然幸官曹郎冷局得
時時卒業也

漢光武好圖讖至用三公亦以讖書決之尹敏
遂因其缺而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雖責之
而竟不罪也讖書今世所禁不知作何狀亦不
知何人所作但堪輿家常引讖語附會吉地以

五經通義 卷之三
為讖地亦竟不知其所從出強半杜撰之詞耳
今世所傳有推背圖相傳李淳風所作以占帝王世次其間先後錯亂云是宋太祖欲禁之不可乃命取而亂其序并行之人見其不驗遂棄去然多驗於事後雖知之何益聖人所謂百世可知者豈是之謂哉

東漢至三國罕複名者莽禁之也秦以前複名蓋寡然僑如無忌去疾之類往往見於經史而二名不偏諱之義三代已有之則亦何嘗以複名為非也王莽矯誣遂著為禁令至諷匈奴亦上書更名可笑甚矣迺其法亦行之二百餘年何耶今時則複者十七亦以歲久人繁易於重犯故耳且使子孫不偏諱未為不可也

周八謹齊雜識載先聖初名丘已乃去其下一筆此事竝無所出按先聖因母禱於尼丘而生故名丘字仲尼豈有名兵之事妄誕甚矣古之命名者不以郡國不以山川不以鳥獸惡疾然亦有不盡然者即周公子已名禽宣尼子

已名鯁矣此蓋為人君言之也人君之名當使人難知而易避不然者則當申臨文不諱之令夫減損點畫猶之可也至并其音而更之使千古傳襲恬不知改若莊光之爲嚴光玄武之爲真武也可乎

宋時避君上之諱最嚴宋板諸集中凡嫌名皆闕不書如英宗名曙而署樹皆云嫌名不知樹音原不同曙也欽宗名桓而完亦云嫌名不知完音原不同桓也仁宗名禎而貞觀改作正觀魏徵改作魏證不知徵禎不同音也又可恠者真宗名恒而朱子於書中有恒獨不諱不知其解或以親盡而祧耶至於胤義二名其不諱宜矣

陶穀原姓唐因避石晉諱而改真德秀原姓慎因避孝宗諱而改夫以君父一時之諱而更祖宗百代之氏不孝孰甚矣陶不足責也而西山大儒乃爲此耶

宋人高自誇詡毀譽失實如韓范二公將略原

五系紀 卷十三
非所長元昊跳梁二公心力俱憊尚不能支而
乃有西賊破膽之謠王安石剛愎自用亂天下
國家其罪不在蔡京童貫之下而引入名臣之
列張浚志大才踈喪師辱國劉琨殷浩之儔也
而盛稱其恢復之功比之諸葛武侯及其季叔
如楊龜山魏了翁者空言談道豈真有撥亂匡
時之略而猶惜其不見任用寧非噉名之過哉
吾謂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馬溫公之
相業寇萊公趙忠定之應變韓魏公之德量李
綱宗澤之撥亂狄青曹瑋岳飛韓世忠之將略
程明道朱晦翁之真儒歐陽永叔蘇子瞻之文
章洪忠宣文信國之忠義皆灼無可議而且
有用於時者其它瑕瑜不掩蓋難言之矣
易之夫卦以衆君子而去一小人在決之而已
故謂之夫宋當元豐元祐之時君子多而小人
寡迺議論不斷自相矛盾使小人得乘間而進
及其敗也反謂熙寧之禍吾黨激成之譬之賊
勢猖獗主將首鼠致敗而反咎力戰者以爲挑

五經系 卷十三
三
黷生事不亦愚之甚哉

性有善惡之言未甚失也而孟子力排之反經
合道之言未甚失也而宋儒深非之皆矯而過
正矣古之行權者如湯武之放伐伊霍之遷易
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見南子何嘗不與經相
反經者權之對也不反則不爲權矣然反而合
道不失其經易所謂萬物睽而其事類者也此
語何足深非又何必抵死與辯耶

宋儒若明道晦庵皆用世之真才也雖有迂濶
不失其高下乎此者不敢知也如朱子論周益
公云如今却是大承氣證却下四君子湯雖不
爲害恐無益於病卽此數語朱之設施可知矣
伊川見人主折柳條便欲禁制之說書時顏色
莊嚴儼以師道自處此卽子弟如是教之亦苦
而不入况萬乘之主哉陸秀夫於航海之日負
十歲幼主而日書大學衍義以講不知何爲近
於迂而愚矣聖人之談道皆欲行於世也大學
說明德便說新民中庸說中和便說位育孔子

五行相事便墮三都誅少正卯更無復逡巡道
學之氣顏淵問爲邦孔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
何嘗又以克已復禮使之教百姓耶宋儒有體
而無用議論繁而實效少縱使諸君子布滿朝
端亦不過議復井田封建而已其於西夏北遼
未必便有制馭之策也

唐虞三代君臣之相告語莫非危微精一之訓
彼其人皆神聖也故投之而卽入受之而不疑
下乎此者便當納約自牖就其聰明之所及而
啓迪之如教子弟然夫子於顏曾不絕克復一
貫之訓而於伯魚不過學詩學禮而已因其材
也故主有所長則就其長而擴之主有所短則
就其短而翼之時當治平則當陳潤色之略時
值喪亂則當先救正之方使之明白而易曉簡
易而可行求有益於世而已宋人經經守其所
學必欲強人主以從已若哲徽寧理皆昏庸下
愚之資而嘵嘵以正心誠意強聒之彼且不知
心意爲何物誠正爲何事若數歲童蒙卽以左

國班馬讀之安得不厭棄之也

事功之離學術自秦始也急功利而焚詩書學術之離事功自宋始也務虛言而廢實用故秦雖霸而速亡功利之害也宋雖治而不振虛言之害也

甚矣宋儒之泥也貶經太過者至目春秋爲爛朝報信經太過者至以周禮爲周公天理爛熟之書不知春秋非孔子不能作而周禮實非周公之書也至歐陽永叔以繫詞非孔子之言抑

又甚矣

古人五十服官六十懸車其間用世者才十年耳夫以十年之久而欲任天下事敝歷諸艱無乃太驟乎噫古之人論定而後官之非官而後權也隨才設官終於其職無序遷例轉也夫人各舉其職官各得其人十年之間治定而功成矣今之仕者議論繁多毀譽互起循資升降旣不勝其患得患失之心任意雌黃又難當夫吠形吠聲之口歷官半世而尺寸未聞立身累朝

而夷跣不定是用世之具與官人之術兩失之也

今之仕者寧得罪於 朝廷無得罪於官長寧得罪於小民無得罪於巨室得罪 朝廷者竟盜批鱗之名得罪小民者可施彌縫之術惟官長巨室朝忤旨而夕報罷矣欲吏治之善安可得哉

古之相者病於怙權今之相者病於無權其病均也然寧以怙權而易相無以抑相而廢權相者下天子一等耳以天下之重兆民之衆而貴之一相不假以權權將安施哉堯拔舜於畎畝之中誅四凶進元愷惟其所爲耳下此卽桓公之於仲父昭烈之於武侯符堅之於王猛猶然也而國治民安天下萬世不以爲非自末代君臣上疑其下下亦自疑既不能擇其賢否又不能畢其才用天子旣從中沮之羣臣又從旁撓之求安其身不可得也何暇治天下哉

上世之人善善長而惡惡短中古之人善惡相

五經系 卷十三
半至於今日則衆人之所譽不能當一人之所
毀也百行之盡善不能當一節之少瑕也譽者
不以爲賢而毀者必以爲不肖也善者不過一
時之揄揚而瑕者遂爲終身之口實也有始譽
而終毀之者未聞既毀而肯譽之者也有始賢
而後言其改節者未聞始不肖而後許其自新
者也有聞人過而終身訾之者未有聞人善而
終身服之者也噫其亦末世之民也已

不肖如人之養生進梁肉之時多而下藥石之
時少也今之薦賢者則謂之市恩謂之植黨卽
不然亦以爲循故事塞人望而已至於攻擊醜
詆不遺餘力穢行俚言纍纍滿紙初若令人怒
髮衝冠不可忍耐久亦習以爲常矣不但言人
者嘖笑都不由中而被其言者亦恬不以介意
矣噫禮義廉耻國之四維臣子比肩立朝而令
尋常得恣口污穢之其究也使人頑不知耻而
砥礪之道喪矣且也不復以指適爲羞則言

者愈輕言者愈輕則聽者愈無所適從而大貪
巨駟潛入其中不復之能辨矣為國家慮者不
得不為之二歎也

漢陰丈人聞桔槔之說則忿然作色謂有機事
者必有機心師金語子夏以桔槔則謂人之所
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均一桔
槔也在人引之則為機心在從人所引則可免
罪今之人引人者乎抑為人所引者乎不可不
辨也

五雜俎卷之十三終

五雜俎

卷十三

四

五雜組卷之十四

陳留謝肇淛著

事部二

人之難知也聖人猶然嘆之今之取士也以文章而紙上之談不足憑也程官也以功狀而矯誣之績不足信也采之於月旦而沽名者進矣覈之於行事而飾詐者售矣居家而道學者大盜之藪也居官而建言者大奸之托也嗚乎世安得真才而用之

亂世之奸雄其才必足以自文貪得之鄙夫其
術必足以自固故干紀濟惡者皆世所謂才士
也吮癰舐痔者皆世所稱善人也

任大臣則當略其小過用大才則當寬其小疵
以吏事責三公非禮貌之體也以二卵棄干城
非駕馭之術也

告令煩者官必闕昔禮數多者人必險陂議論
繁者事必無成言語躁者學必不固

郡縣之間功令瑣屑故外宦不若內宦之逸也
朝廷之上事體掣肘故內事不如外事之辦也
故旅進旅退與世浮沉則金馬門儘可避世全
身如欲建尺寸之監上有實政而下蒙實惠則
非外吏不可

臺諫雖以風聞言事然輕以臧私污人名節則
過矣縱使有而發其陰私已非厚道况以傳聞
曖昧之事或愛憎毀譽之口而妄加誣讒乎宋
人小說載臺諫當上殿未有題目五更不寐平
生新舊一一上心有鄉人來訪延款殷勤而翌

日卽上彈章者乃知此風其來已久
從來仕宦法罔之密無如本朝者上自宰輔下
至驛遞巡宰莫不以虛文相酬應而京官猶可
外吏則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
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過已往之舊牘歷
年之成規不敢分毫踰越而上之人旣以是責
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
應則上之胥曹又乘其隙而繩以法矣故郡
縣之吏宵旰竭蹶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
者職此之故也

上官蒞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諭謂之通行大率
胥曹勦襲舊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
姓耳至於參謁有禁餽送有禁關節有禁私訐
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華靡有禁左右人役
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
更之上焉者何以表率庶職而下焉者何以令
庶民也至於文移之往來歲時之申報詞訟之
招詳官評之冊揭紛沓重積徒爲鼠蠹薪炬之

五宗系 卷十四 三
資而勞民傷財不知紀極噫弊也久矣

唐宋以前不禁本地人爲官如朱買臣卽爲會稽太守宋時蔡君謨莆人而三仕於閩我國家惟武弁及廣文不禁其外則土官與曲阜令耳然亦不聞以鄉曲故法令不行也不知文職何故禁之永樂中邵圯以浙人巡按兩浙則知國初尚無此禁也南贛開府兼制閩廣然蒙詔以廣人余從祖杰以閩人皆嘗爲之蒙不知云何從祖當時已有稱不便者一二驕恣家奴且挾勢不避監司矣不如引嫌之爲愈也又河道總督制及浙西而潘季馴以浙西人爲之每行文移於監司守令常有格不行者古法之不可行於今此其一端也

地方若省冗官十可去其二三居官若省冗事十可去其六七京師之民最繁雜事最猥瑣而官常有餘閒者虛文省也只以人命一事言之京師有殺人者地方報之巡城御史行兵馬司相視其情真者卽了矣有疑不決然後行正官

五刑錄
卷之四
四
檢視獄成上疏下之法司一讞而畢矣外藩則不然地方報縣先委簿尉相視情真而後申府府有駁再駁而後申道道有駁再駁而後詳直指其間一檢不已再檢不已比至三檢所報分寸稍異又行覆檢遂至有數縣官會問者數司理會問者數太守會問者而兩造未服爭訟求勝自巡撫中丞直指使者潘臬之長守巡二道隔隣監司紛然批行解審及至獄成必歷十數問官赴十數監司而上人意見不一好作聰明必吹毛求疵駁問以炫已長迨夫招成不變而死者已過半矣况轉詳又有京駁審錄又有矜疑恤刑至部又紛紛告辯卒有元兇未正典刑而中證親屬相望告斃者至於官徇私而曲斷吏受賂而寢閣優柔不斷者動必經年遷轉非常者槩行停止其害又難以枚舉也嗟夫一事如此他事可知故不省虛文而望事集民安此必無之事也

國家於刑獄一途惓惓留意不啻三讞五覆而

五經系 卷十四
往往有負屈以死者如往歲荷花之寃甚與宋
墨莊所載沉香事相類此皆初問之官不能用
心細察而草草下筆其後遂一成而不可變耳
又有人作聰明專以平反爲能者如出西趙思
誠初任萊州司理雪一寃獄得名拜諫議後出
爲監司一應強盜殺人之獄皆以爲誣悉縱之
此則以意爲輕重者也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
旣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
應笞一百者止九十七杖亦如之此雖仁心亦
近於戲矣我 國家絞之上有斬有凌遲而自
流罪以下有大誥者減一等蓋當時頒大誥於
天下欲人人習之故也後世相仍一槩減等而
遇熱審及恤刑之期又減一等每歲決獄多特
降旨停免故以註誤陷大辟者多老死圜土中
此亦法中之仁也
爲守令者貪污無論已上者高談坐嘯而厭薄
簿書此一病也次者避嫌遠疑一切出內槩不

五雜俎 卷十四
敢親此亦一病也而上之人其疑守令甚於疑胥役其信奸民甚於信守令一切錢穀出入俱令里役自收而官不得經手此何里役皆伯夷而守令盡盜跖也事有違道以干譽者莫此爲甚焉

爲令者有八難勤瘁盡職上不及知而禮節一踈動取罪戾一也百姓見德上未必聞而當道一怒勢難挽回二也醇醇悶悶見爲無奇而奸駟蜚語據以爲實三也凋劇之地以政拙招尤荒僻之鄉以踈逖見棄四也上官所喜多見忌於朋儕小民所天每見仇於蠹役五也繭絲不前則責成捆至苞苴不入則萋菲傍來六也宦成易怠百里半於九十課最易盈銜糜伏於康莊七也剔奸釐弊難調駟儉之口杜門絕謁不厭巨室之心八也至於郡守禮貌稍殊白黑難溷雖自責攸萃較令稍易然時有漏網於吞舟而負寃於覆瓿者此仲翔敬通所爲仰天長嘆也

五原集 卷十四
監司之臧否屬吏蓋亦難矣粉飾者見賞則闇
脩者弗庸迎合者受知則骨梗者蒙棄搏擊者
上考則長厚者無稱要結者得驩則孤立者無
譽畔援者承旨則寒微者自疏至於資格一定
則舍豺狼而問狐狸意見稍偏則盼夜光而寶
燕石故下吏之受知長官有難於扣九閤者昔
王荆公爲幕職讀書達旦猶不爲韓魏公所知
况其他乎

宋劉侗爲陝州叅軍居官貧甚及歸賣所乘馬
爲糧跨驢而歸魏野贈以詩云誰似甘棠劉法
掾來時騎馬去騎驢及真宗封禪求野著作得
此詩卽拜侗爲京官噫今之小官如侗者難矣
然不可謂無其人也但送行之詩多浮其實有
如野之不阿所好乎而貝錦一成泣血剖心上
人終不見信如宋真宗者今監司千萬中無一
人也

古人長官之待僚幕真如父子兄弟絕無崖岸
之隔如晉時庾亮登樓共諸從事踞牀嘯傲桓

宣武直入謝太傅室中至爲狂司馬所逼入內
避之然此猶遠事也宋歐陽公在西京幕職與
諸名士終日遊山時錢思公爲守至攜酒榼遣
歌伎迎勞何嘗稍以勢分自居而亦何嘗失時
廢事也今太守二千石下視丞判司理已如鷗
之挾兔而瑣屑脂韋之輩趨承唯諾惟恐不及
雖云同寮已隔若殿陛矣况上而藩臬又上而
部使者乎上下相臨儼若木偶魚貫而進蒲伏
而退其有賜清坐假顏色者卽詫以爲國士之
遇矣敢與之抗是非爭可否哉禮文進退之節
乎及出入之間一失其意朝白簡而夕報罷矣
故仕路相戒天子之逆鱗易犯而上官之意指
難違古人所謂善事上官無失名譽者亦有激
其言之也

藩司之職卽行中書省之別名也臬司則漢之
刺史宋之提刑也但昔之權重可以巡歷黜陟
二千石以下皆得易置 國朝自有巡按御史
之設而提刑之權輕矣其分司於外者雖時一

五經系 卷十四
九
舉行不過循襲故事耳其後以藩司分轄各郡
爲分守臬司轄者爲分巡蓋藩臬之長以地遙
不能周知而歲時復有祝 釐入 覲之役遷
徙事變之故非分司不足用也自萬曆壬辰以
後 天聽稍高銓補之牘不時得請藩臬十七
空署事多兼攝而民愈不便矣

宋樞密使最尊其事權禮遇與宰相等當時文
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謂之兩府 國朝兵部
僅在六卿之列而承宣之朝大司馬如馬公文
升劉公大夏時與輔臣同參密議蓋雖與相臣
有間而其權亦與冢宰埒矣但旣爲宰相自當
兼管文武乃與樞密分權此宋制之失也

六卿之序唐則吏禮兵民刑工貞觀改吏禮民
兵刑工宋初以吏兵戶刑工禮爲次至神宗始
定吏戶禮兵刑工蓋用周禮之序也今雖沿宋
制而清貴之秩吏之下則禮禮下則兵兵下則
工工下則戶戶下則刑至於都察院雖居六卿
之下而權勢與吏部埒百年以前尚無定序今

則一成而不可變矣

太祖誅胡惟庸後罷丞相不復設而以九卿分治凡事可否聽自 上裁當時豈有內閣及票本之事哉永樂初以萬機多故於詞臣中選數人入閣辦事軍國重事面與商確而當時九卿亦召預議不獨閣臣也其後稍倦勤遂令票擬以進習以爲常三楊當 英廟之初主少國疑權由已出天下遂以相名歸之而實非也夫以大學士爲相則學士不過詞林殿閣之職秩止五品非相也如以處百僚之上則其尊多由兼官或六卿或宮保非本等職業也票擬不過幕賓記室之任可否取自 朝廷何權之有而其後如分宜江陵之爲者如猾吏之市權竊之也非真權也唐宋宰相禮絕百寮坐中書堂行事自九卿而下進見皆省吏高唱鞠躬而入揖及進茶皆抗聲贊喝待制以上見則直言某官皆於席南橫設百官之位不迎不送其尊如此黜陟予奪無一不自己出如申屠嘉廷辱鄧通蘇

良嗣答薛懷義趙普按誅陳利用韓琦立召任
守忠此宰相之權也今之權皆已散而歸之大
小九卿而閣臣之門欲答一人而無筆楚每日
坐容膝之地晨入酉出喙息不休退居邸第丞
郎皆與抗禮迎送僕僕安在其爲宰相也但去
天尺五呼吸可通大小萬幾悉經心目上之
禮卷殊於百辟於是人始以爲天下事無一不
由閣臣定者而不知閣臣票擬悉據九卿之成
案不敢增一毫意見不敢踰尺寸成規者也夫
無宰相之實而冒宰相之名不能行宰相之事
而天下必責以宰相之業故今之爲閣臣者亦
難矣愚嘗謂永熙宣弘之朝若三楊劉謝等得
君行道言聽諫從是以閣臣而做宰相之功業
者也嘉隆以來若分宜新鄭江陵等廣布爪牙
要結近侍是以閣臣而假天子之威福者也
至於今日主上神聖威福旣不可竊而上下
否隔功業又不可就且議論繁多動輒掣肘其
不以身爲射的則幸矣救死之不贍而何暇治

天下哉

史稱姚崇爲救時之相夫救時之相豈易得哉世衰道微主德不聰奸宄潛伺幾務叢脞百姓流亡卽以伊周處此亦不過成得救時二字耳相之治國如醫之治病也其人彊壯無疾則教以珍攝保養無所事事之方若病勢已深急當治標雖有盧扁亦必鍼石湯灸之劑可謂其非神醫而僅爲救病之醫哉宋儒敢爲高論而輕薄世務迺於干戈雲擾之際猶以正心誠意之說進譬豆之垂絕之人教以吐納導引之方足以速其死而已矣

三代而下只得救時之相爲上策何者主非神聖人非結繩與其高談性命而無益於用不如救偏補弊隨事幹鹽爲有實効也如張良當楚漢之際孔明輔偏安之國李泌立革命之朝司馬光處變革之日其所經畫設施亦不過視其所急而先之故卒能反亂爲治功成事舉使四君子者處三代之盛時豈不能陳王道興禮樂

五帝系
卷十四
哉而不盡用其所長者其時勢非也故曰識時
務者在乎俊傑夫堯舜之知不過知所先務耳
知先務者救時之相也

才足以撥亂者多鷙而自用量足以鎮俗者多
懦而無爲抱苦節之貞者必褊於容衆具通達
之識者或昧於禔躬諸葛武侯外綜軍旅內和
人民淡泊明志寧靜致遠開誠布公集思廣益
舉世之所難者而皆兼之三代以下一人而已
矣

寇萊公爲相用人多不以例曰若用例則胥吏
足矣何名宰相此格言也天子旣以進賢退不
肖之權寄之宰相與冢宰矣若復事事拘例人
人循資又惡用進退之權爲也近來文罔旣密
奸弊亦多藩臬外吏以下一切論俸而銓選之
時置籤抽掣防弊之典可謂至公至慎矣而於
用人之道則未也

古之爲相及冢宰者其於天下賢才盡在胸中
故可以不用例今之冗員旣多事幾亦繁大小

五雜俎 卷十四
九列之外不復知其入矣至於銓選猥雜尤極
不得不循資例但掣籤之法終不可傳後世况
其中弊竇亦自不少也

管仲之生誠不如召忽之死然一匡九合尊主
庇民之績雖百召忽無爲也平勃之譎誠不及
王陵之戇然乘機定亂反呂爲劉之功雖百王
陵無爲也聖人於管仲不責其死而惟取其功
其心之恕論之平如此而宋儒乃責平勃以不
爭責王魏以事仇使平勃廢王魏死漢唐無文

景貞觀之治此政孔子所謂匹夫匹婦之爲諒
者也又云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爲法夫仁傑
之法政得之平勃者也旣以王陵爲正又以仁
傑爲法俗語所謂要喫楊梅又怕齒酸不喫楊
梅又怕口乾者也其無定見甚矣

才稟於天不可學而至也量成於人可學而至
也故大臣當以德量爲先德量不足卽有周公
之才之美亦不足觀如宋王臨川近代張江陵
其才非不絕世然愎而自用褊而寡容其行事

五經系 卷十四
必自以爲是而人莫敢矯其非故王終誤國而
張竟覆宗所係非細故也 國朝夏忠靖原吉
識量不減韓魏公人嘗問公量可學乎公曰何
爲不可吾少時遇犯者必怒始忍於色中忍於
心久之自熟殊無相校意卽大事亦不動矣故
聖人謂小不忍則亂大謀忍於小者所以成其
大也

處世須是耐煩而居官尤甚上自公卿下至守
令但能耐煩便有識量著一急性者不得蓋事
多在忙中錯也至於讀書交友當戶涉世無不
皆然不惟涵養德性亦足占後來之造就使懂
懂往來鹵莽裂滅之人卽讀書亦不能咀嚼意
味作事交友必且有始無終孔子所謂無恒之
人也况於居官舉動食息不得自由不如意事
舉目皆是若以忿懣躁競之心處之惟有投河
赴海而已噫此雖人世之不古亦宇宙缺陷世
界宜爾也故士必知命而後能樂天

易曰吉人之詞寡張釋之謂周勃張相如兩人

五經系 卷之四
言呐呐不出諸口然言語者心之華也未有無
學術無識見而能言者以孔門而獨宰予子貢
居言語之科言亦何容易哉子產有詞諸侯賴
之詞之不可以已也蓋春秋戰國時其習尚已
然矣其後儀秦首軫之流皆以一言取卿相然
觀其立談之頃析軍國之大計察海內之情形
如指諸掌此雖非聖門之言語而其苦心考究
柙闔推測有後世宿儒所不能及者其難尤倍
蓰之矣自晉一變爲清談言始不適於用宋一

變爲道學其言又皆糟魄芻狗而不可聽則又
何貴於言哉

三代之人必習爲詞命童子入小學則教以應
對蓋赫蹠未興赤牘未削一切利害事宜皆面
陳而口宣之故必其平日學問該博事機熟透
猝至而應莫不合宜如今日上一疏投一書不
知經幾籌畫費幾改竄或假手他人或勦襲舊
語猶自詫以爲奇而况於立談之頃乎吾讀史
至子產之對晉人張祿之說秦王毛遂之定楚

五
蔡
系
卷
四
從蔡澤之感應侯樊將軍數羽之言淮陰侯築
壇數語匆匆旁午之時答辯如響皆成文章而
見事定計發必破的若庖丁解牛以無厚入有
間恢恢乎有餘地者其亦可謂命世之才也已
自漢以後惟孔明見先主立定三分之計姚元
之馬首倥偬以十事要明皇此皆脩詞決策預
定於平日者也范文正公自徵秀才時便以天
下爲已任及天章閣召問皇恐不能對退而上
書詞之難也甚矣

古人不作寒暄書其有關係時政及彼已情事
然後爲書以通之蓋自是一篇文字非信手苟
作者如樂毅復燕昭王楊惲報孫會宗太史公
復任少卿李陵與蘇中郎千載之下讀其言反
覆其意未嘗不爲之潸然出涕者傳之不朽良
有以也下此魯連之射聊城已墜縱橫之咳唾
鄒陽之上獄書不過幽憤之哀詞君子猶無取
焉况其他乎自晉以還始尚小牘然不過代將
命之詞叙往復之事耳言旣不文事無可紀而

五齋集 卷十四
或以高賢見賞或以書翰爲珍非故傳之也今人連篇累牘半是頌德之諛言尺紙八行無非溫清之俚語而灾之梨棗欲以傳後其不知耻也亦甚矣

近時文人墨客有以淺近之情事而敷以深遠之華以寒暄之套習而飾以綺繪之語甚者詞藻勝而諄切之誼反微刻畫多而往復之意彌遠此在筆端游戲偶一爲之可也而動成卷帙其麗不億始讀之若可喜而十篇以上稍不耐觀百篇以上無不嘔噦矣而噉名俗子裒然于金享之吾不知其解也

王安石立新法引用小人卒致宋室南渡其禍烈矣而其初不過起於執拗之一念蓋孟子所謂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者當時亦但以快一時之意而不虞其害之至此極也近來名公清貞苦節天下想望其風采及其得位行事動與世齟齬而不相入乃其自信愈篤而人之攻之也日益甚終不能安其位而去雖

五雜俎 卷一四
詆訶者太過而亦有以自取之也

顧佐爲都御史疾惡如仇百僚莫敢闖其居者待漏朝房至比隣十餘室無人聲其風采可想見然似亦過矣近代如海瑞在留都總憲諸御史不敢私市一物卒之日布被蕭然而已其清而循蓋天性也然撫金陵時所行過當者甚多下弗堪也亦有必不可行者每官舫行限以拽夫十五名而止一日行部入淺河舟膠中流數日不能前卻迎送之禁旣嚴廩旣俱絕不得已

自發白鏹僱舁者乃得行其在南吏部日中道有訴寃者輒受其詞歸行之司屬司屬以非職掌不受也行之法司法司以非通政司所准不受也迺取而焚之其苛碎類若此然海公精力幹辦尚能必行其意後人効之一步不可行而物議沸矣

唐宋百官入朝皆乘馬宰相亦然政和間以雨雪泥滑特許暫乘轎自渡江後俱乘轎矣蓋江南轎多馬少故也 國朝京官三品以上方許

五雜俎 卷十四
乘轎三五十年前郎曹皆騎也其後因馬不便以小肩輿代之至近日遂無復乘馬者矣晉江李公爲宗伯時嚴禁之然終以不便未久卽復故蓋乘馬不惟催馬且催控馬持柷者反費於肩輿不但勞逸之殊已也

國朝進士皆步行後稍騎驢至弘正間有二三人共催馬者其後遂皆乘馬余以萬曆壬辰登第其時郎署及諸進士皆騎也遇大風雨時間有乘輿者迄今僅二十年而乘馬者遂絕跡矣亦人情之所趨且京師衣食於此者殆萬餘人非惟不能禁亦不必禁也

宋趙清獻公有御試日記一卷蓋嘉祐六年御試進士公時爲右司諫與賈直孺范貫之皆充編排官所記自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三月初九日止駕幸考校所者二幸覆考所者四幸詳定所者二幸編排所者一雖上巳寒食休暇之辰孜孜不廢訓敕勞賜茶果酒穀無日無之當時仁宗在御已四十年而猶慎重勤勤若此亦足

見作人之盛心有終之懿軌矣 國朝 御試
進士惟以三月十五日而十八日傳臚二十二
日謝恩故事 上皆視殿自 永陵之末高拱
不出近日遂習以為常矣至於撤 御膳賜考
試官則間一行之如嘉靖之壬戌隆慶之辛未
萬曆之癸丑是時慈谿江陵福清三公皆受主
眷最隆故有殊典非例也

唐時進士及第醵金為曲江之會即於同年中
選最年少者二人為探花使世謂之探花郎今
以一甲第二為探花不知起於何時而以第二
為榜眼其名尤俗宋時及第不拘人數遇非常
恩澤有一榜盡賜及第者亦有隨意唱一甲至
三百二名方止者放進士至五甲而止本朝止
於三甲而一甲入史館二甲授六曹三甲出為
郡縣其迥別不啻雲泥然故同籍之誼寢以衰
薄矣

唐時進士榜出後便往期集院醵金宴賞於中
請一人為錄事一人為探花其他主宴主樂主

酒主茶之類皆同年分掌之廣徵名伎窮搜勝境無日不宴至曲江大會先牒教坊奏請天子御紫雲樓以觀長安士女傾都縱觀車馬填咽公卿之家率以是日擇壻焉蓋不惟見聲名文物之盛豐亨熙豫之景亦以人臣起韋布登青雲故慎重其事以誘掖獎勵之也今里中兒入泮宮補弟子員猶簫鼓旌旗烜赫閭里而登第之日儼列而進分隊而退客邸蕭然親朋嘿坐桂玉莫措徵責相集而當事者動欲禁諭之約束之稍涉輕肥便滋物議此於士子之動心忍性不爲無裨而 國家右文賓興之大典亦稍輕矣譬之貧家娶婦合鬻未畢遽令造飯緝麻一不當意聲色相加此雖教婦之道而非攝盛之禮也

唐時舉進士自狀頭以下皆以勢力游揚得之以摩詰之才不難作梨園子弟以干公主及其末也裴思謙紫衣懷閹豎之刺求狀元及第而試官不敢違奔競之風於斯極矣武陵之薦杜

五經總論 卷十四
三
牧黃裳之訪尹樞雖憐才之盛心而終非公慎
之懿矩也至於宋而漸密矣然猶有玉山之援
故人子瞻之私方叔也至 國朝而禁令益嚴
二百年來法度之至公至慎者獨此一途耳

唐時士子入試皆遍謁公卿投贄行卷主司典
試亦必廣訪名流旁蒐寒畯如王起放榜先問
宰相所欲沈絢主春闈承其母命與宗人及第
牛庶錫贄卷蕭昕要令首拔至於鄭薰錯認顏
標雖被冬烘之誚亦不失爲激勸之盛心也宋

初舉人被黜者猶得擊登聞鼓聲寃上命重試
必多見收當時謂之還魂秀才蓋其法網猶寬
疑議亦少至 國朝而禁令之嚴極矣迨夫近
日則投刺及門皆爲請謁知名識面盡成罪案
上之防士如防夷虜而旁觀之伺主司如何寇
盜舉蕩平正直之朝化爲羊腸荆棘之路以登
賢顛俊之典變爲防奸明刑之獄雖士習之漸
靡有以致然而刻覈太過於拔茅連茹之初心
亦稍悖矣

五朝紀 卷十四
洪武丁丑會試天下進士已定因所取多南人
士論不服始命重試取韓克忠等而先中者及
考官劉三吾等皆得罪弘治己未會試程敏政
典試給事中華杲劾其鬻題與徐經唐寅等及
揭曉林廷玉又論之於是命李東陽重閱而黜
經寅等十餘人敏政亦坐罷歸今萬曆庚戌湯
賓尹爲房考越房取韓敬爲第一言官論之不
已但終無左證韓與湯皆坐褫職而場中越房
取者尚有十七人言者并及之於是行原籍取
所中硃卷會九卿臺省覆閱之然俱無他故不
能深入也此事蓋二見矣而庚戌爲甚蓋議論
紛紜不一越三四年始定其十七人中蓋多知
名士云

宋初進士科法制稍密執政子弟多以嫌不令
舉進士有過省而不敢就殿試者慶曆中王伯
庸爲編排官其內弟劉原父廷試第一以嫌自
列降爲第二今制惟知貢舉典試者宗族不得
入其它諸親不禁也執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

不絕然顧其公私何如耳楊用脩作狀頭天下
不以爲私也至江陵諸子文皆假手他人而相
聯登高第可乎萬曆癸未蘇工部濬入闈取李
相公廷機爲首卷二君蓋同筆研桑梓至相善
也然蘇取之而不以爲嫌李魁天下而人無間
言公也庚戌之役湯庶子賓尹素知韓太史敬
拔之高第而其後議論蜂起座主門生皆坐視
職夫以韓之才何門不可致及第而乃假手於
故人卒致兩敗俱傷亦可惜也然科場之法自

是日益多端矣

國家取士從郡縣至鄉試俱有冒籍之禁此甚
無謂當今大一統之朝有分土無分民何冒之
有卽夷虜戎狄猶當收之况比鄰州縣乎且州
縣有土着人少而客居多者一槩禁之將空其
國矣山東臨清十九皆徽商占籍商亦籍也往
年一學使苦欲逐之且有祖父皆預山東鄉薦
而子孫不許入試者尤可笑也余時爲司理力
爭之始解 世廟時會稽章禮發解北畿衆閔

五經總 卷十四
然攻之 上問何謂冒籍具對所以 上曰普
天下皆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大哉王言足以
見天地無私之心也

拜主司爲門生自唐以來然矣策名朝廷而謝
恩私室誠非所宜然進身之始不可忘也士爲
知己者死執弟子禮非過也至於郡縣之吏拜
舉主爲門生則無謂矣范文正以晏元獻薦入
館終身以門生事之蓋感特達之知非尋常比
也今江南如閩浙得薦尚難至江北部使者諸

差旁午於道每循故事列姓名以報亦稱舉主
門生其恩誼衰薄視朝夕相臨游揚造就者又
逕庭矣近代惟霍海南韜張永嘉等敬不拜主
司然霍亦不受人作門生永嘉不能也未嘉登
第時年逾五十主司見而憫其老也未嘉憾之
其後大拜竟不及門云

訓蒙受業之師真師也其恩深其義重在三之
制與君父等至於主司之考校一日之遭遇耳
無造就之素也當道之薦揚甄別之故事耳無

五齋集 卷十四
陶鑄之功也今人之所最急者舉主次殷勤者
主司而少時受業之師富貴之日非但忘其恩
併且忘其人矣夫所貴師弟者心相信也行相
倣也勢可灼手則竿牘恐後門可羅雀則蹤跡
枉絕甚至利害切身之日戈可操也石可下也
何門生之有哉

朋友者五倫之一也古人之於師友皆恩深義
重生死久要以巨卿元伯一言相許千里命駕
伯桃角哀信誓為期九原不爽蓋亦自重其信
義非徒為人己也降及後世漸以衰薄然王陽
結綬而貢禹彈冠禹錫貶官而子厚易播尚有
休戚與共之意焉至今日而死友無論卽生友
可托肝鬲者亦寥寥絕響矣

今友誼之所以薄者由友之不擇也今之人少
則同塾之友長則同課之友又長則有同調同
游之友達則有同年同僚之友然此數者皆卒
然而遇苟然而合非古人之所謂友也故其中
亦有心相孚行相契者不過十中之一二而敗

五經集解 卷十四
羣背義儉薄無行之人亦已濫竽其中矣况少
之羣居長則必離窮之追隨達則必隔是非毀
譽縈其中世情文罔牽其外欲以驩然無間安
可得哉夫士君子處世而無一二知己之人可
托死生急難者則又安用此生爲矣故欲全友
道須先擇交其於同塾同游等輩之中觀其行
事心術灼然無疑者而後以心許之勿爲形迹
所拘勿爲讒毀所惑勿爲富貴貧賤所移則庶
乎古人之所謂友矣噫談何容易虞仲翔謂海
內得一知己死不恨韓昌黎謂感恩則有之矣
知己則未也故士必有一二知己而後謂之士
亦必僅有一二知己而後謂之知己其它市道
之交去來聽之可也

今人處貧賤則泛濫廣交一切佻鬪駟儉皆與
遊處及富貴之日則疾之如仇逐之如虎惟恐
其影響之不幽此雖友之無良而對面雲泥亦
已甚矣况其意不過爲保富貴計耶余筮仕佐
郡相知者惓惓以絕交爲急務余戲謂朋友五

五經系 卷十四
倫之一也使窮時之友可絕則窮時之父子夫婦兄弟皆可絕矣然余卒坐左遷而後聞善宦者其母詣之而不得見兄弟往而被逐始知前言亦有行之者矣非戲也

自唐以前最重門族王謝崔盧擅名奕世其他若滎陽之鄭隴西之李雖皇族貴戚不敢與之爭先以侯景之篡逆欲求婚王謝而不可得薛宗起以不入郡姓碎戟請死蓋流品若是之嚴也其後貞觀開元屢加摧抑而族望時尚終不能禁婚姻嫁娶必取多貲故李楨謂爵位不如族望官至方岳惟稱隴西然士貴自立何如耳如其人則鰥夫巖築可以登庸彼王之莽也李之陵也獨非望族耶而名辱行敗玷宗多矣宋以後漸所不論至今日縉紳君子有不能舉其望者亦可恠也

三代以前因生賜姓胙土命氏故姓氏分而爲三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姓所以別昏姻也然亦有一氏而分爲數姓自三代而

下姓氏合矣其同出而分支漸繁愈不可考矣
春秋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衆仲晉有胥臣鄭
有子羽而其他諸子無稱焉遡流窮源若斯之
難也世遠人亡文獻無徵兵革變遷國家更易
故名世君子至有不能舉其宗者勢使然也然
與其遠攀華胄牽合附會孰若闕所不知以俟
後之人故家譜之法宜載其知者而闕其疑者
漢高祖爲天子而其祖第呼豐公母爲昭靈后
而已名字不傳也蓋尚有古之遺意焉

今世所傳百家姓宋時作也故以趙錢爲始豈
吳越之臣所成耶我朝吳沉等進千家姓以
朱承天運爲始其中有恠僻不經見者而海內
之人又有出千家之外者惜當時儒臣未能遍
行天下廣蒐之也漢潁川太守聊氏有萬姓譜
今不復見近時吳興凌氏有萬姓統譜第恐其
學識尚有限耳

夷狄之中極重氏族如契丹唯耶律氏與蕭氏
世世爲昏姻天竺則以利利婆羅門二姓爲貴

五經通 卷十四
種其餘皆爲庶庶姓雖有功亦甘居大姓之下
其它諸國莫不如是故唐以後之重門地亦跖
拔氏倡之也禮失而求之四夷殆謂是耶
弇州先生以王謝爲望族而謂謝安能比王王
大也謝有衰謝之義此語太近兒戲可笑然余
亦有語復之曰王者大也滿則招損謝者退也
謙則受益天道惡盈而流謙於王謝宜何居焉
不知先生九京亦有以難余否也

今世流品可謂混淆之極婚娶之家惟論財勢
耳有起自奴隸驟得富貴無不結姻高門締眷
華胄者余嘗謂彼固侯景李建勳之見而爲名
族者甘與秦晉而不耻何無別之甚也余邑長
樂長樂此禁甚厲爲人奴者子孫不許讀書應
試違者必羣擊之余謂此亦太過 國家立賢
無方卽奴隸而才且賢能自致青雲何傷但不
當與爲昏姻耳及之新安見其俗不禁出仕而
禁昏姻此制最爲得之乃吾郡有大謬不然者
主家凌替落薄反俛首於奴之子孫者多矣世

五祭系 卷十四
事悠悠可爲人息者此也

昏姻不但當論門地亦當考姓之所自如姚陳
胡田皆舜之後姬周魯衛曹鄭皆武王之後俱
不宜爲昏其餘可以推類又歷代有賜姓者如
項伯婁敬皆從劉徐勣安抱玉皆從李之類也
有改姓者如疏廣之後改爲束唐毅之後改爲
陶之類也有杜撰者京房推律而定爲京氏鴻
漸筮易而定爲陸氏之類也有支分者如趙括
之後因馬服而爲馬李陵之後因丙殿而爲丙
之類也充義至類別嫌明微寧過於嚴母傷於
苟昏姻人道之始也加慎焉可也

古人喪禮爲父斬衰三年而父在爲母不過齊
衰期而已此雖定天地之分正陰陽之位而揆
之人子之情無乃太失其平乎子之生也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要之母之劬勞十倍於父
也夫婦敵體無相壓之義以父之故而不得伸
情於母豈聖王以孝治天下之心乎且父母爲
長子齊衰三年而子於母反齊衰期亦倒置之

五經集解 卷之四
甚矣此禮三代無明文可考或出漢儒杜撰未
可知也而舉世歷代無有非之者至我 國家
始定制父母皆斬衰三年卽妾之子亦爲所生
持服不以嫡故而殺此 聖祖所以順天理達
人情自我作古萬世行之可也

古者嫂叔不相爲服所以別嫌也然兄弟同室
一居杖期之喪而一緇衣玄冠不惟禮有不可
亦心有不安矣我 國家定爲五月之服其於
情禮可爲兩盡又古者有服內生子之禁今亦
無之夫喪不處內此自孝子之心有所不忍耳
禁之無爲也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如我 國家
之制可謂兼之矣

師友無服非不爲服也義恩厚薄不等故也如
七十子於孔子以父喪之可也如管鮑雷陳以
兄弟喪之可也然而不可爲常也先王制禮順
乎人情求爲可繼也昔虢叔死閔天太顛諸人
爲之服禮可以義起也蓋師友至於今日恩義
之衰薄極矣生時貴賤且隔雲泥况生死之際

乎
今執親之喪不飲酒食肉者罕矣百日之內禁
之可也過此恐生疾病少加滋味亦復何妨至
於預吉事赴筵席則名教之罪人也江南之人
能守此戒者亦寥寥矣尚有生辰元旦變易吉
服者亦何心哉
人有乘初喪而婚娶者謂之乘凶此在它處不
知云何吾郡則恒有之矣此夷俗也當事者爲
之厲禁可也

閩俗於初屬纊之時有女適人者則壻家延巫
置燈輪轉之男女環繞號哭爲之藥師樹甚無
謂也死每七日則備一祭謂之過七至四十九
日而止或有延僧道作道場功德者措紳禮法
之家不爾也死後朝夕上食至百日而止至六
十日則不用本家食而須外家或女家送之相
沿以久不知其故但吳越之俗親友來致祭主
家皆用鼓樂筵宴款客閩中獨無之客來祭者
一嘗茶果而出子姪族戚乃餽其祭餘較爲彼

善於此耳

喪不衰而務爲觀美一惑也禮不循而徒作佛事二惑也葬不遠而待擇吉地三惑也一惑病在俗子二惑病在婦人三惑則舉世蹈之矣可歎也已

古禮之尚行於今日喪得十七昏得十五至於祭則苟然而已冠則絕不復舉矣吾長樂人最習家禮亦間有行之者然世多笑其迂也

昏禮之不舉樂思嗣親也此或爲長子之當戶者言耳若父母在堂而爲子娶婦卽舉樂何傷且攝盛之禮旣已極其隆矣而獨禁音樂無乃不情乎

嫁女三日父母家來餉食俗謂之餽女女於五月五日回省父母謂之歸寧此漢以來禮也今人三日後女偕壻省父母謂之回鸞閩人謂之轉馬蓋春秋時有回馬之義也五月歸寧謂之取夏衣按周禮后妃歸寧亦用絺綌則夏之歸寧其來久矣

五經總 卷十四
張公藝九世同居古今以爲口實近代則浦江
鄭氏耳蓋由祖宗立法謹嚴子孫世世相承不
敢踰越縱有長舌之婦敗羣之子無所容其惡
也然吾以爲人心不同一室之內豈無胡越况
於孱壻悍婦驕兒稗子代不乏人間隙一開仇
釁漸起與其隱忍包涵中離外合不如分析各
得其願使兄弟好合妯娌肅雍無害於義政不
必慕古人之虛名而釀閭牆之實禍也余嘗見
巨室兄弟衆多先後宛若日逐勃谿至於婢使
奴隸各爲其主怨尤讒隙無所不至殆不能一
日安其生者此雖女子小人之性亦宜分而強
合有以致然也故必世世人人不畏婦而後可
以同居如浦江者絕無而僅有者也

張公藝書忍字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
家馭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未
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
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况九世乎善乎
浦江鄭氏對 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它惟不

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

古今同居者又有漢樊重晉郎方貴俱三世博
陵李幾七世河中姚氏十三世宋會稽袁承詢
十九世而魏楊播百口共爨陸象山累世義居
又不知凡幾代也錄之以媿惡婦劣子之欲析
產者

漢稱萬石君家法唐則穆質柳公權二家爲世
所崇尚至宋則不勝書矣我朝文物威儀之
盛則在江南而純厚謹嚴西北士夫家居多風

氣使然也吾邑長樂雖海濱樵魯而士夫禮法
甲於它郡余初登第時至邑中不敢乘輿措紳
往來者六率步行也出郭登車遇村落輒爲下
市者不飾價男女別於途不淫不盜不囂訟不
逋賦先輩如鄭司寇世威家居猶布衣徒步蓋
海內所絕無而僅有者近來一二巨室侈土木
娛聲色駸駸鑿渾沌之竅矣然校之列邑猶爲
彼善於此也

禮有出於聖人而實似無謂者如祀郊以配天

五經總論 卷十四
祀明堂以配上帝是也天與上帝果有二耶無
二而分之是矯誣也聖人不爲也又有世之所
非而實是者歐陽渙議是也禮爲人後者不得
顧其本生父母特不爲之服耳未嘗併父母之
名沒之也禮有三父八母養者繼者皆父母也
嗣大位而改其所生父爲叔伯於心安乎於理
順乎此拘儒之見必不可行者也 肅皇帝之
初廷臣亦有主呂誨之議者則愈非矣 肅皇
於諒闇之後從邨入繼與英宗之義養宮中者
又不同也弟承兄統而以兄爲父以父爲伯豈
理也哉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夫子所以有
正名之歎也今不父其父而禰其兄於正名何
居焉甚矣腐儒之誤國家事也且亡者猶可耳
太后在也以嫂爲母而伯母其母置 太后
於何地古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也況不
孝乎幸而 聖心獨斷天倫無虧其神武明決
迥宋英宗萬萬矣諸臣之杖譴雖未嘉不善處
而亦有以自取之也

五雜組 卷之十四
周禮大祝辨九拜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
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鄭玄
注稽首頭至地也頓首頭叩地也空首頭至手
所謂拜手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拜一云兩手相
擊也吉拜拜而後稽顙也凶拜稽顙而後拜也
奇拜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一拜也褒讀爲
報報拜再拜也鄭司農云持節拜也肅拜但俯
下手今時禮是也擡卽揖也今人以頓首爲常
禮而稽顙稽首槩施之喪服矣不知稽首非凶
禮也尊長之施卑幼則云再拜而肅拜則惟藩
王周之其它空首振動等拜皆無知者矣又書
札中動稱九頓首此申包胥乞師於秦故事亦
非佳事也

五經卷之十

五經卷之十

五經卷之十

五經卷之十

五經卷之十

五經卷之十

五經卷之十

五經卷之十

五經卷之十

五經卷之十

五經卷之十

五經卷之十

五經卷之十

五經卷之十

五經卷之十

五經卷之十

五經卷之十

五經卷之十

五經卷之十

